

# 台灣手語人名之造詞研究

張榮興<sup>a</sup> 莊淙羽<sup>b</sup>  
國立中正大學<sup>a</sup>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sup>b</sup>

*Language and Cognition: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James H-Y. Tai on His 70th Birthday.*

Jung-hsing Chang (ed.)  
2011, Taipei: The Crane Publishing

## 台灣手語人名之造詞研究\*

張榮興<sup>a</sup> 莊淙羽<sup>b</sup>

國立中正大學<sup>a</sup>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sup>b</sup>

本文主要探討台灣手語人名的造詞方式，以期了解這些詞彙背後的形成動機。台灣手語名字的造詞方式跟姓氏的造詞方式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台灣手語的名字主要是根據個人的身體特徵、個人性格的特徵、和個人生活的背景等方面來造詞，而台灣手語的姓氏往往有不同的造詞背景：(一)台灣手語的姓氏可以是從漢語的姓氏直譯而來；(二)可以是取部份漢字再加以直譯；(三)也可以依照漢字的全字字形打出來；(四)也可以只取部份漢字再將把字形打出來；(五)也可以同時採取字義和字形的綜合策略。本研究對口語和手語不同的語言系統之間的語言接觸和語言改變議題有很重要的啟發作用。

關鍵詞：台灣手語、手語人名、外來詞直譯、漢字

### 1. 引言

台灣手語一般可區分為台灣自然手語和文法手語兩種，前者為台灣聾人日常生活所使用的溝通工具，而後者為教育部以漢語文法為基礎所制訂出來的手語系統。本文旨在研究台灣自然手語人名的造詞策略，希望藉此研究能進一步了解台灣自然手語詞彙的形成方式以及這些詞彙背後的認知機制。

台灣自然手語（以下簡稱為台灣手語）又可區分為南部台灣手語和北部台灣手語，兩者主要差別在於少數某些詞彙的打法不同。在語法方面，兩者沒有顯著的不同（Chang, Su & Tai 2005; Smith 1989; Tai 2005；史文漢、丁立芬 2002）。很多人誤以為手語只是一種動作的模仿，不是真正的語言。其實，手語跟我們大家所熟悉的口語一樣都是一種自然的語言，因為它跟其他的口語一樣都能不斷地創造新詞以適應時代的變遷，也容許將有限的語言成份重新加以組合形成合法的新句子及新的意義<sup>1</sup>。

口語與手語最主要的差異在於語言表達和接收的媒介不同，口語以聲音來傳遞訊息，表達器官包括肺部、喉嚨、聲帶、鼻腔和口腔，發音時除了唇音之外，其餘的發音部位之運作情形不易直接觀察得到。而手語以手勢來傳遞訊息，表達

---

\* 本文感謝顧玉山、王思涵、王淑娟和林秀麗擔任本研究的語料受訪者。

<sup>1</sup> Sutton-Spence & Woll (1999:9-13)從易境性(displacement)、任意性(arbitrariness)、文化傳遞性(cultural transmission)、衍生性(productivity)、分離性(discreteness)、以及雙重性(duality)等方面來比較口語和手語，並認為手語和口語一樣都是一種自然的人類語言。

器官包括了頭、軀幹到四肢所有的肌肉及運動神經，以肢體各部位彼此間相對的移動大小或接觸點的不同，以構成傳遞思想的語言形式，在傳遞訊息時，各部位的運作基本上都是可以直接觀察得到的。

以口語為基礎的造詞研究，目前已有諸多的研究成果，而以手語為基礎的造詞研究，不管是國內或國外，成果及數量都非常有限。以台灣手語為基礎的造詞研究更是寥寥可數，而這些著作主要是介紹台灣手語詞彙的辭典，如史文漢，丁立芬 (2002)、趙玉平 (1997, 1999)、趙建民(2001, 2007)等，一般以手語教學為目的，缺乏理論的解釋與說明。為了彌補這方面的不足，本文從認知的角度來探討台灣手語人名的造詞策略，希望將台灣手語人名的造詞策略和其背後的認知機制有系統地加以呈現出來，進而對口語的研究有啟發的作用<sup>2</sup>。

本文接下來的討論順序如下：第二單元介紹有關手語詞彙形成策略的理論背景，第三單元討論台灣手語名字的造詞策略，第四單元討論台灣手語姓氏的造詞策略，第五單元為本文的結論。

## 2. 理論背景

爲了能有系統地分析台灣手語人名的造詞策略，本節將先介紹幾個相關的語言學概念。首先是語言中形、音、義三者的關係：根據 Taylor (2002) 的分析，一個語言的表達形式(linguistic expression)可以從形、音、義三個方面來加以說明，例如漢語的「月」包含了這個字的形、發音、以及它所代表的概念。Taylor (2002) 進一步將語音視爲一種音韻結構(phonological structure)，而將概念視爲一種語意結構(semantic structure)，兩個結構彼此相連結。對 Taylor 來說，「月」這個字的形式是一種符號關係(symbolic relation)，是音韻結構和語意結構連結的另一道橋樑，因此除了聽到「月」的發音之外，我們看到「月」這個字也可以聯想到它的意義。

以文字為基礎的符號關係又可進一步從兩方面來說明：一種是直接紀錄語言發音的文字，我們稱之為表音文字系統(如英文、德文、法文等)，而另一種是直接紀錄語言的意義，我們稱之為表意文字系統(例如漢語之日、月、山、水、火等)。除了表意文字之外(即象形文字)，漢語的文字系統往往結合了表音和表意兩個策略(例如梅、枝、昭等)。

此外，形式和意義之間的關係可分成三種：象似性(iconic)符號、指示性(indexical)符號和象徵性(symbolic)符號。象似性符號指的是形式和意義之間有極高的相似性，例如看到一個人的相片(形式)，就想到其本人(意義)。指示性符號

---

<sup>2</sup> 過去的文獻已經證實，手語的研究對口語也有相當重要的啟發作用，例如 Maréchal (2006)從 Klima & Bellugi (1979)和 Yao (1990)有關手語變體的研究得到啟發，將古漢語的變體字(如上、下)看成是把其一的字顛倒過來的同源字體(cognates)，並進一步指出「變體」是漢語詞彙創造的一個普遍手段。

指的是形式和意義之間有著自然的聯結關係，例如用箭頭符號(形式)來指引目的地的方向(意義)。而象徵性符號指的是形式和意義之間沒有自然的聯結關係，例如以符號\$表示美金，符號\$和美金之間並沒有自然的聯結關係，其關係是約定俗成的。

部份與整體是形式和意義之間的另一種關係，而此關係又可進一步分成兩種：一種是以部分表整體(*synecdoche*)，就是用某物的其中一部份來代表某物，例如用「新面孔」和「助手」來指稱某人(面孔和手都是身體的一部分，但都用來指稱某一個人)；另一種是代喻(*metonymy*)(有時翻成轉喻)，就是用跟某物相關的東西來代表某物體，例如用皇冠來表示國王，皇冠雖不是國王身體的一部分，但卻與國王息息相關，所以皇冠可以用來指稱國王。

另外，根據 Mandel (1977) 的研究，手語詞彙的形成策略主要有四種，分別為實物直指(*presentable object*)、動作模擬(*presentable action*)、外形描繪(*virtual depiction*)、以及形體取代(*substitutive depiction*)<sup>3</sup>。實物直指指的是用手指指出所想表達的事物，動作模擬指的是運用身體動作模擬出所想表達與這個動作有關的事物，外形描繪指的是用手描繪出所想表達事物的輪廓，而形體取代指的是用跟事物外型相似的手形來代表所想表達的事物。

介紹完這些理論背景之後，接下來我們將結合形、音、義及部份和整體的認知概念，並配合 Mandel 所提出的造詞策略來分析台灣手語中的人名的造詞方式。

### 3. 台灣手語名字之造詞策略

聾人朋友的名字一般不是根據戶口名簿上的中文名字逐字翻譯而來，大多數是依其臉部或身體特徵、習慣動作、個性、生活經驗等方式來命名<sup>4</sup> (史文漢，丁立芬 2002；趙玉平 1999：267-273；游順釗 1991:131-145；Yau & He 1989)，但有時也會結合中文名字 (史文漢、丁立芬 2002)<sup>5</sup>。台灣手語人名造詞策略包括了實物直指、動作模擬、外形描繪和形體取代四種不同的策略，以下我們將逐一加以討論。

在實物直指方面有酒窩男和痣女等。酒窩男(如〈圖 1〉所示)是以手形/六/打在臉頰<sup>6</sup>，指出酒窩的位置，表示「臉頰上有酒窩的男生」；痣女(如〈圖 2〉所示)是以手形/呂/放置到嘴巴右上方黑痣位置上，同時小拇指朝上伸直，表示「嘴

<sup>3</sup> 手語因為使用這些造詞策略，所以看起來比口語更具象似性(*iconicity*)。除了這些策略之外，Taub (2001:67-93)對其他象似性策略有更進一步的討論。

<sup>4</sup> 游順釗(1991:131-145)於 1986 年在廣州聾校對新生進行中國手語名字調查，他發現手語名稱常以個人顯著的特徵為基礎所發展而來，這些特徵有時包括了身體上或精神上的缺陷，剛開始時可能會令被命名者感到難堪，但經過一段時間後，名字背後的原本意義會變得比較不明顯，甚至於完全消失。

<sup>5</sup> 有關美國手語的人名研究，可參考 Supalla (1990, 1992)。

<sup>6</sup> 有關台灣手語的各種手形，請參考(Chang, Su & Tai 2005)。

巴右上方有一個小黑痣的女生」<sup>7</sup>。這兩個手勢除了點出外貌特徵外，還融入了表示性別的詞素（morpheme），被指稱者的性別是男或女性，分別以豎立大、小姆指來表示（Smith 1989）。若將〈圖 1〉之大姆指換成小姆指，則表示酒窩女，若把〈圖 2〉之小姆指換成大姆指，則表示痣男（本文中所提到的詞彙在附錄中都有描述打法，讀者可參考附錄中的說明）。這幾個名字都是應用「部分表整體」的認知機制，因為都是用身體的某一部位來代表某人（這些例子的打法請參考〈附錄 1〉的〈表 1〉）。



〈圖 1〉「酒窩男」



〈圖 2〉「痣女」

在動作模擬方面的例子有揉麵糰(如〈圖 3〉所示)和猴子(如〈圖 4〉所示)等。揉麵糰這個綽號的由來是因為被指涉的人家裡經營麵包店，因此用揉麵糰來表示跟做麵包的有關的人，其打法是以手形/同/打在胸前，手臂往前推，手指內縮，如揉麵糰的動作。而綽號猴子是以個性上活潑好動來命名，打法是右手手形/九/重複抓左手手背，嘴做小圓狀，如猴子抓癢的動作。以動作模擬為策略的名字乃屬於「代喻」的認知機制，因為是採用與某人相關的動作來代表某人。除了猴子和揉麵糰之外，以動作模擬來稱呼別人的例子還有漢堡和螻螂，前者因為喜愛吃漢堡，而後者是因為喜愛和別人打架而得名（這些例子的打法請參考〈附錄 1〉的〈表 2〉）。



〈圖 3〉「揉麵糰」



〈圖 4〉「猴子」

<sup>7</sup> 打手語的人(signer)常常指著自己身體的部位來指稱別人的身體部位，例如指自己的鼻子來表達某人的鼻子(Berenz 2002)。

以外形描繪爲主的台灣手語名字有刀疤男(如〈圖 5〉)與高鼻女(如〈圖 6〉)等。刀疤男這個名字是以手形/六/打在鼻上疤痕處，食指向下畫出疤痕線條，豎立拇指表示當下提及的對象是位男性，而高鼻女這個名字是以手形/語/打在鼻處，往下並往外描繪較自己鼻樑高的鼻形，豎立小指表示當下所提及的對象是位女性。從這一類名字表現方式可以看出，打手語的人往往先把自己某個身體部位當做參照點，再依大小、寬窄等不同特徵做調整。以高鼻女和凹鼻女這兩個名字爲例，前者順著鼻樑處向下移動，以自己鼻樑做爲參照點，描繪出比自己鼻樑還要高的形狀，強調鼻型高挺，而後者在眉心處翻轉手心，畫出弧線以表示對方凹陷的鼻子。除了以上所提到的例子外，外形描繪類的例子還有高鼻男、嘴唇厚、粗眉女、小眼妹、凹眼女、山本頭男、凹鼻女、胸肌男、胎記男、頭髮被理壞的人和尖頭男等（打法請參考〈附錄 1〉的〈表 3〉）<sup>8</sup>。這些用外形描繪來稱呼別人的例子都是用手描繪出所想表達事物的輪廓，因爲是描繪某人身體的某一部位來代表某人，所以都是屬於「部分表整體」的認知機制。



〈圖 5〉「刀疤男」



〈圖 6〉「高鼻女」

以形體取代來命名的有大耳、大鼻妹、爆炸頭、暴牙女、凸下巴男等，這些稱呼都是取身體的某一部位來代表某人，因此都是屬於「部分表整體」的認知機制。大耳(如〈圖 7〉)這個名字是將手形/句/置於耳處以代表耳朵的形體，食指和拇指間大於自己耳朵的距離以表達耳朵比較大；反之，若稱某人爲小耳時，則將食指和拇指的距離縮小到比自己耳朵小的長度。



〈圖 7〉「大耳」

<sup>8</sup> 由於這些詞彙都包含了形狀的特徵，所以可以看成是融入了修飾語(modifier)的名詞詞組(Sutton-Spence & Woll 2003；Tai 2005)。

此外，形體取代方面的例子也有以代喻方式命名者，如鼻涕男、ok 绷(急救絆)、雞、玉米、警察和檳榔（打法請參考〈附錄 1〉的〈表 4〉），這些例子都是利用與某人相關的事物來指稱某人。例如鼻涕男(如〈圖 8〉)的由來是因為對方常流鼻涕因而得名，其打法是將手形/七/置於人中處，食指和中指用來代表鼻涕的形狀。ok 绷是指某人經常因打架受傷，而貼 ok 绷在臉上，其打法是雙手以手形/棕/代替兩片 ok 绷，並將它置於太陽穴處，呈十字重疊狀。雞是因為被指稱者身上有臭氣而得名，其打法是取手形/像/，指尖向前，在口前重複合攏以代替雞喙。玉米是以某人平時最喜愛的食物來命名，至於警察和檳榔是因被指稱者的職業而得名，前者以手形/拳/打在額處代替警帽上的警徽，而後者以手形/男/代替檳榔，置於口前。這些人名都是採用代喻的認知機制來命名，而所採取的都是形體取代的策略。



〈圖 8〉「鼻涕男」

除了是用單一的造詞策略之外，很多台灣手語的名字是由兩種不同的策略所結合而成的，例如鴨蛋（打法請參考〈附錄 1〉的〈表 5〉）和原住民（打法請參考〈附錄 1〉的〈表 6〉）等。鴨蛋是因對方家中養殖鴨子而命名，打法是先打鴨（形體取代策略）再打蛋（動作模擬策略），而原住民是結合了黥面（外形描繪策略）與擲鏢槍（動作模擬策略）。

從名字的命名討論中，我們不難看出聾人朋友往往不是以戶口名簿上的名字來稱呼彼此，而是以某人相關的特徵來當成對方的名字，而所謂的特徵可以是生理方面的(如高鼻、大目、爆牙)，也可以是與某人有關的其他特徵(如職業、興趣、個性)，台灣手語藉由實物直指、動作模擬、外形描繪和形體取代四種不同的策略將這些特徵加以呈現出來。

#### 4. 台灣手語姓氏之造詞策略

台灣手語的姓氏主要是根據漢字的形和義所發展而來的，所謂漢字的形指的是將漢字視為如同其他事物的實體，然後以不同的策略將漢字的外形打出來，有

時是取整個漢字，但有時只取部分漢字<sup>9</sup>。而所謂的漢字意義指的是將漢字直接翻譯成相對應的台灣手語<sup>10</sup>。

以漢字為基礎的台灣手語姓氏也可分成形體取代及外形描繪等不同策略來加以討論。形體取代又可分成全部取代和刪減後取代二小類。所謂全部取代指的是以手形呈現出整個漢字，如呂、王和田等。呂的打法是雙手以手形/呂/打在左胸前，指尖相碰，形成如同漢字之呂字(如〈圖9〉)<sup>11</sup>。而所謂刪減後取代指的是先刪減掉漢字的某些部份，然後打出剩餘的字形。以趙為例，台灣手語呈現這個姓氏的方式是先刪減趙的「走」和「月」成份，所剩下的部份則以手形/三/來表示，因為名字常縫在左胸前的位置上，所以將手形/三/置於左胸前。以手形/三/來表示趙所應用的是「部份表整體」的認知機制。



〈圖9〉「呂」

除了形體取代的策略之外，台灣手語也常使用外形描繪來表達姓氏，而這些姓氏也常使用以部分表整體的認知機制，如廖、劉、徐等姓氏（打法請參考附錄2的表2）。廖（如〈圖10〉）的打法是右手以手形/三/在胸前往下畫出三撇筆劃，並以這三撇來代表廖的姓氏，而劉的打法是右手以手形/二/在胸前往下畫以表達「卩」的部首，並以這個部首來代表劉的姓氏。

<sup>9</sup> 漢語對台灣手語的姓氏有很深的影響，正如英語對美國手語人名也有很深的影響，但不同的是台灣手語常融入了漢字的字形，而美國手語則常在名字中加入了指拼手形(fingerspelled handshape) (Padden 1998)。

<sup>10</sup> Hsieh & Hsu (2006)探討日語外來詞(借詞)對台灣漢語的影響，文中提到借入的方式有音譯、意譯、及特殊的形義借詞，除了音譯之外，其他兩種方式在台灣手語的漢語外來詞中均可找到相似的現象。

<sup>11</sup> 有關台灣手語如何將漢字呈現出來的音韻結構，請參考 Ann (1998)的討論。





〈圖 10〉「廖」

除了使用單一的造詞策略之外，很多姓氏結合了兩種不同的造詞策略，例如任和毛姓都結合了形體取代和外形描繪兩種策略。任的打法是用左手手形/六/來表示「亻」(形體取代)，再用右手手形/一/以寫空書方式描繪出「壬」的部份(外形描繪)，如〈圖 11〉所示。而毛的打法是以左手手形/錢/，中指、無名指和小指三指指尖向右，表示毛第一筆到第三筆筆劃後(形體取代)，再用右手手形/一/以寫空書的方式描繪出「乚」筆劃(外形描繪)，如〈圖 12〉所示。除了任和毛，結合形體取代和外形描繪的例子還有丁和于等姓氏(打法請參考〈附錄 2〉的〈表 3〉)<sup>12</sup>。



〈圖 11〉「任」



〈圖 12〉「毛」

有些姓氏雖然和任、毛、丁和于一樣都結合了形體取代和外形描繪兩種策略，但不同的是這些姓氏不是將整個漢字都呈現出來，而是採用「部分表整體」的機制，例如蔣就是以部首「艹」來表示，而這個部首的打法是左手手形/一/平置在胸前不動(形體取代)，然後將右手手形/二/從手形/一/畫下(外形描繪)(如〈圖 13〉)。

<sup>12</sup> 漢字的外形描繪一般是從打手語者本身的角度來打出相關的漢字，但有時和聽人朋友溝通時，聾人朋友會從對方的角度打出相關的漢字。



〈圖 13〉「蔣」

除了用形體取代和外形描繪的策略來呈現漢字的字形外，有時臉部的器官也可以用來表示漢字的部份字形，如曹以臉部來表示，其中眉稜骨代表曹字字形中的第一劃「一」，再以手形/二/置於眉稜骨上往下畫，形成「卅」字頭(如〈圖 14〉)。而周則以臉部的眼、鼻、口取代了「吉」，再由左右手用手形/一/由額頭畫/冂/狀。由於利用身體的器官當成漢字的某個成份，因此曹和周兩個姓氏都可看成是由形體取代和外形描繪兩個策略所組合而成的。



〈圖 14〉「曹」

除了漢字的字形外，台灣手語也常應用外來詞直譯(loan translation)來表達姓氏。「外來詞直譯」(簡稱「直譯」)指的是將一個詞直接翻譯成另一個語言相對應的詞，例如將英文的 microwave 直接翻譯成漢語的「微波」，或將 hot dog 直接翻譯成漢語的「熱狗」。台灣手語雖然可以直接用手形來表達漢字姓氏，但很多時候因漢字姓氏的筆劃繁多，而又難以用其中的某些部分來代表整個字時，此時台灣手語往往會採用外來詞直譯的方式將漢字的姓氏翻成相對應的台灣手語詞彙。外來詞直譯可以分成三種：全字直譯、刪減後字形直譯、或替換後字形直譯。以下我們將依這三種策略分別加以討論。

第一種全字直譯指的是依照整個漢字的意義找出跟台灣手語相對應的詞彙，例如將孫之姓氏直接以用台灣手語的孫子來表示，而將韓之姓氏以韓國人來表示。孫的打法是雙手手形/男/，右手自左手下冒出，並停頓兩下表達兩世代的產生(如〈圖 15〉)，而韓的打法是雙手手形/九/先觸兩旁太陽穴，再下移觸顴骨

附近(如〈圖 16〉)。此外，張、郭、汪、孔、湯、柳、施、沈、洪、莊、鄭、嚴等姓氏及珠、梅二中文名也都是使用全字直譯的策略(打法請參考〈附錄 2〉的〈表 4〉)。



〈圖 15〉「孫」



〈圖 16〉「韓」

第二種刪減字形後直譯指的是先刪減部分漢字的字形，取其剩餘字形之意義，然後找出跟台灣手語語意相對應的詞彙，例如將邱刪減字形後剩下「丘」字，然後以手語打出小丘陵(以手形/九/在左胸畫半圓)，以表示邱之姓氏(如〈圖 17〉)。



〈圖 17〉「邱」

第三種替換字形後直譯指的是當所要表達的姓氏本身無具體意義時，則將原來字更換成另一個外形相近的字，然後找出跟台灣手語相對應的詞彙來呈現該姓

氏，例如姚(如〈圖 18〉)本身很難想像有什麼具體的意義，因此以「桃」來取代姚，然後再直譯成台灣手語。另外，秦、鍾、蕭等姓氏打法分別是借用了「泰」、「鐘」、「簫」來代替原姓氏之字形（打法請參考〈附錄 2〉的〈表 6〉）。



〈圖 18〉「姚」

有些台灣手語的姓名則採用兩種不同的造詞策略，其方式是將一個姓氏拆成兩個不同的單位，然後分別採用形體取代和外來詞直譯打出這兩個詞項，再使用雙手不同手形上下疊起或左右並列的方式組合成一個合體的手語姓氏，如何和魯。何的打法是先將「可」直譯成手語中語意相對應的詞彙，然後以形體取代的方式摹擬出「亻」，最後將兩者相並列。魯的打法是將「魚」直譯成跟台灣手語相對應的詞彙，然後用手握拳表示「日」的字形，最後將雙手不同手形相疊而成魯字。

## 5. 結論

本文以實體直指、動作模擬、外形描繪、和形體取代來分析台灣手語人名的造詞方式以及這些詞彙背後所隱藏的認知機制。從研究中我們發現，台灣手語的名字和姓氏的造詞方式有所不同：前者一般根據個人的臉部或身體特徵、習慣動作、個性、生活經驗等特徵而得名，而後者主要是根據漢字的形和義所發展而來的。

本文雖然注重在台灣手語的人名研究上，但對其他手語及口語的研究都有重要的啟發作用。對手語研究而言，本文指出了台灣手語如何將漢字的系統融入到自己的語言系統之中，有取漢字字形者，有取漢字字義者，也有取字形與字義的組合。若遇漢字字形複雜者，有時取該字之特定部份來表示該字，有時則將該字直譯成台灣手語相對應的詞，不但可以看出台灣手語的靈活性，也可觀察到台灣手語有別於融入西方文字系統的其他手語(如美國手語、英國手語等)。

對口語的研究而言，本文提供了語言接觸(language contact)和語言改變(language change)的另一種類型。過去有關語言接觸的議題往往著重在口語對口語的互動，對使用不同系統(使用聲音的口語和使用手勢的手語)的語言彼此間如何互動，至目前為止所知有限，此外，有關漢語對手語的影響所知更是有限，而本文的研究正好可以彌補這方面的不足。

## 引用文獻

- 史文漢、丁立芬，2002，《手能生橋第一冊》，台北：中華民國聾人協會編印。
- 游順釗，1991，《視覺語言學》，台北：大安出版社。
- 趙玉平，1997，《手語大師II 台灣手語完全學習手冊之複形篇》，台北市：現代經典文化。
- 趙玉平，1999，《手語大師IV 台灣手語完全學習手冊之專業篇》，台北市：現代經典文化。
- 趙健民，2001，《自然手語教學》，臺北：中華民國啓聰協會。
- 趙健民，2007，《簡明台灣自然手語典》，臺北：中華民國啓聰協會。
- Ann, Jean. 1998. Contact between a Sign Language and a Written Language: Character Signs in Taiwan Sign Language. In *Pinky Extension and Eye Gaze: Llanguage Use in Deaf Communities*, ed. by Lucas, Ceil, 59-99. Washington, DC: Gallaudet University Press.
- Berenz, Norine. 2002. Insights into Person Deixis. *Sign Language & Linguistics* 5.2:203-226.
- Chang, Jung-hsing, Shiou-fen Su, and James H-Y. Tai. 2005. Classifier Predicates Reanalyzed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aiwan Sign Languag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6.2:247-278.
- Hsieh, Shelley, and Hui-li Hsu. 2006. Japan Mania and Japanese Loanwords in Taiwan Mandarin: Lexical Structure and Social Discour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4.1:44-79.
- Klima, Edward, and Ursula Bellugi. 1979. *The Signs of Languag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Mandel, Mark. 1977. Iconic Devices in ASL. In *On the Other Hand*, ed. by Friedman, L., 57-108.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Maréchal, Chrystelle. 2006. Graphic Modulation in the Ancient Chinese Writing System.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4.1:25-43.
- Padden, Carol A. 1998. The ASL Lexicon. *Sign Language & Linguistics* 1.1:39-60.
- Smith, Wayne H. 1989.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Verbs in Taiwan Sign Language*. Indiana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 Supalla, S. 1990. The Arbitrary Name Sign System of American Sign Language. *Sign Language Studies* 67:99-126.
- Supalla, S. 1992. *The Book of Name Signs: Naming in American Sign Language*. San Diego, CA: DawnSignPress.
- Sutton-Spence, Rachel, and Bencie Woll. 2003. *The Linguistics of British Sign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ai, James H.-Y. 2005. Modality Effects: Iconicity in Taiwan Sign Language. In *POLA FOREVER: Festschrift in Celebration of Professor William S-Y. Wang's Seventieth Birthday*, ed. by Dah-an Ho and Ovid J. L. Tzeng, 19-36.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Taub, Sarah F. 2001. *Language from the Body: Iconicity and Metaphor in ASL*.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aylor, John R. 2002. *Cognitive Gramm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Yau, Shun Chiu, and Jingxian He. 1989. How Deaf Children in a Chinese School Get Their Name Signs. *Sign Language Studies* 65:305–322.
- Yau, Shun-chiu. 1990. Lexical Branching in Sign Language. In *Theoretical Issues in Sign Language Research, Volume 1: Linguistics*, ed. by Susan D. Fisher and Patricia Siple, 261-278.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附錄 1〉台灣手語名字打法

〈表 1〉實物直指

人名詞彙	使用手形	詞彙描述
酒窩男	六(右)	右/六/置臉頰。
痣女	呂(右)	右/呂/，翹小指，置嘴右上角。
痣男	六(右)	右/六/置嘴右上角。
酒窩女	語(右)	右/語/置臉頰。

〈表 2〉動作模擬

人名詞彙	使用手形	詞彙描述
揉麵糰	同(左)、同(右)	左右/同/，掌心向下，往外移動後，指尖碰掌心。
猴子	九(右)	右/九/重複抓左手手背，嘴做小圓狀。
漢堡	紳(左)、紳(右)	右/紳/包住左/紳/，往嘴巴移動，嘴部做咀嚼的動作。
螳螂	廿(左)、廿(右)	左右/廿/，掌心向下，指節重複相碰。

〈表 3〉外形描繪

人名詞彙	使用手形	詞彙描述
刀疤男	六(右)	右/六/置眉心。
高鼻女	語(右)	右/語/置鼻樑，由上往下移動。
高鼻男	六(右)	右/六/置鼻樑，由上往下移動。
嘴唇厚	像(右)	右/像/置上嘴唇，由左往右移動。
粗眉女	像(右)	右/像/置右眉，由左往右移動。
小眼妹	像(右)	右/像/置右眼，由左往右移動。
凹眼女	語(右)	右/語/置右眼窩，掌心向下，往外翻出後，掌心朝外。
山本頭男	六(右)	右/六/置左額前，掌心向額頭，由左往右移動，至右額處停住時，食指折向掌心。
凹鼻女	語(右)	右/語/置眉心，掌心先向下再往外翻出。
胸肌男	五(左)、五(右)	左右/五/，掌心面胸，往兩旁移動後，手指往掌心折。
胎記男	七(右)	右/七/置太陽穴，向下移動時，食指和中指往掌心折。
頭髮被理壞的人	同(右)	右/同/置頭後方，往後移動時，收攏指尖。
尖頭男	同(右)	右/同/置頭上方，往上移動併攏指尖。

〈表 4〉形體取代

人名詞彙	使用手形	詞彙描述
鼻涕男	七(右)	右/七/，掌心向內，置人中處，往下移動時，收食指和中指。
大耳	句(右)	右/句/置耳朵處。
大鼻妹	瓜(右)	右/瓜/置鼻頭。
爆炸頭	同(左)、同(右)	左右/同/置頭髮上方，微微上下搖動。
暴牙女	二(右)	右/二/ 掌心向內，翹小指，置口部，往下移動時，收食指和中指向掌心靠攏。
凸下巴男	瓜(右)	右/瓜/置下巴，往下移動併攏指尖。
ok 綳	棕(左)、棕(右)	左右/棕/交叉重疊，置左太陽穴，掌心向內，並分別向下移。
雞	像(右)	右/像/手指指向前，在口前重複合攏。
玉米	手(右)	右/手/置口前，轉動手肘，由右往左水平移動。
警察	拳(右)	右/拳/置額前。
檳榔	男(右)	右/男/置口前，嘴部做咀嚼動作。

〈表 5〉形體取代+外形描繪

人名詞彙	使用手形	詞彙描述
鴨	鴨(右)	右/鴨/掌心朝外，在口前重複開合。
蛋	果(左)、果(右)	左右/果/相合，做打蛋狀。

〈表 6〉外形描繪+動作模擬

人名詞彙	使用手形	詞彙描述	
原住民	鯨面	七(左)、七(右)	左右/七/分別置左右臉頰，往兩旁移動。
	擲鏢槍	拳(右)	右/拳/掌心向內，做擲鏢槍狀。

〈表 7〉形體取代+形體取代

人名詞彙	使用手形	詞彙描述	
暴牙理髮師	暴牙	廿(右)	右/廿/置口前，掌心向外。
	理髮	一(左)、一(右)	右/一/置左/一/上重複往外擦。



## 〈附錄 2〉台灣手語姓氏打法

〈表 1〉形體取代

姓名詞彙	使用手形	詞彙描述
呂	呂(左)、呂(右)	左右/呂/指尖相併。
田	三(左)、三(右)	左右/三/相疊成/田/字形。
王	三(左)、一(右)	右/一/觸左/三/。
陳	九(右)	右/九/抵左手臂。
吳	錢(右)	右/錢/置嘴前。
趙	三(右)	右/三/至於肩上。

〈表 2〉外形描繪

人名詞彙	使用手形	詞彙描述
廖	三(右)	右/三/往左下畫。
劉	二(右)	右/二/向下畫兩線。
徐	二(右)	右/二/至於左胸處畫下。

〈表 3〉形體取代+外形描繪

人名詞彙	使用手形	詞彙描述
任	六(左)、一(右)	左/六/不動，右/一/畫壬。
毛	錢(左)、一(右)	左/錢/指尖向右，右/一/由中指往下畫丿狀。
丁	一(左)、一(右)	右/一/置左/一/下，右/一/畫丁狀。
于	二(左)、一(右)	右/一/置左/二/下，右/一/畫丁狀。
曹	二(右)	右/二/由額頭處往下畫。
周	一(左)、一(右)	左右/一/由額頭畫/冂/狀。
蔣	一(左)、二(右)	左/一/平置胸前不動，右/二/於左/一/畫下。

〈表 4〉全字直譯

姓名詞彙	使用手形	詞彙描述
孫	男(左)、男(右)	左/男/不動，在右/男/上，右手於左手下方冒出並頓兩下。
韓	九(左)、九(右)	左右/九/先觸太陽穴，再往下觸顴骨。
張	一(左)、一(右)	左右/一/畫一正方形。
郭	一(右)	右/一/置左胸處做曲直右移的動作。
汪	同(右)	右/同/於嘴前五指做捏合與放開的動作數次。
孔	紳(左)、紳(右)	左右/紳/由下巴往下拉，做摸鬍子狀。
湯	難(右)	右/難/做喝湯狀。

柳	五(左)、五(右)	左右/五/掌心向內，並左右微晃。
施	手(右)	右/手/掌心向上，自左手臂處下移。
沈	男(右)	右/男/下移。
洪	五(右)	右/五/掌心朝下，兩手指尖相對，緩緩向上，做洪水上漲的動作。
莊	九(右)	左手掌心朝下，橫放身前，右/九/由手肘處平畫90度圓形。
鄭	手(右)	右/手/掌心向下，在頭上劃圓圈。
嚴	手(左)、廿(右)	右/廿/重複敲左/手/掌心。
珠	錢(右)	右/錢/重複碰左胸。
梅	棕(右)	右/棕/掌心向內先觸口的左邊，再觸口的右邊。

〈表 5〉刪減後字形直譯

姓名詞彙	使用手形	詞彙描述
邱	九(右)	右/九/掌心向下，置左胸口畫出半圓。

〈表 6〉替換後字形直譯

姓名詞彙	使用手形	詞彙描述
姚	九(左)、九(右)	左右/九/相合，在胸前重複左右搖動。
秦	方(右)	右/方/在口旁做泰山呼喊狀。
鍾	同(左)、一(右)	左/同/掌心朝下，右/一/指尖朝上，雙手同步擺動。
蕭	五(左)、五(右)	左右/五/一前一後做吹簫的動作。

〈表 7〉綜合漢字字形和字義

姓名詞彙	使用手形	詞彙描述
何	六(左)、女(右)	左/六/置在嘴邊，右/女/置下巴中央。
許	男(左)、棕(右)	左/男/置眼睛上方，右/棕/置眉心。
魯	拳(左)、手(右)	左右手掌心朝內，右/手/置於左/拳/上，重複彎動。

## Personal Name Signs in Taiwan Sign Language

Jung-hsing Chang<sup>a</sup> and Tsung-Yu Chuang<sup>b</sup>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sup>a</sup>*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sup>b</sup>*

This paper discusses personal name signs in Taiwan Sign Language (TSL), with the goal of finding out how personal name signs are motivated. It has been shown that the common sources of first names signs in TSL are physical characteristics, personality traits, and features of a person's life, etc., whereas the surname signs in TSL are usually based on following sources: (a) They may be based on an exact one-to-one corresponding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surname; (b) they may come from a partial, approximate translation of the Chinese written form; (c) they may be based on the shape of the full Chinese written form; (d) they may be based on the shape of partial Chinese written form, and (e) they may come from a mixture of the loan translation and the written form. The result of this research has provided an insight into the study of spoken language and signed language on the issues of language contact and language change.

Key words: Taiwan Sign Language, personal name signs, loan translation, Chinese characters